

宋太宗

宋帝列传

张其凡 著



宋 帝 列 传

宋 太 宗

张其凡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Songtaizong
宋 太 宗

张其凡 著

责任编辑:康迈伦

封面设计:余 力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4 插页 3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4 000 册 定价:17.00 元

ISBN 7-80626-242-3/K·104



作者简介

张其凡，1949年8月生于重庆。在新疆喀什读完小学、中学。1981年9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旋即到暨南大学工作，现为该校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研究员。论著有《赵普评传》、《五代禁军初探》、《宋初政治探研》等，共计140余万字。



宋太宗赵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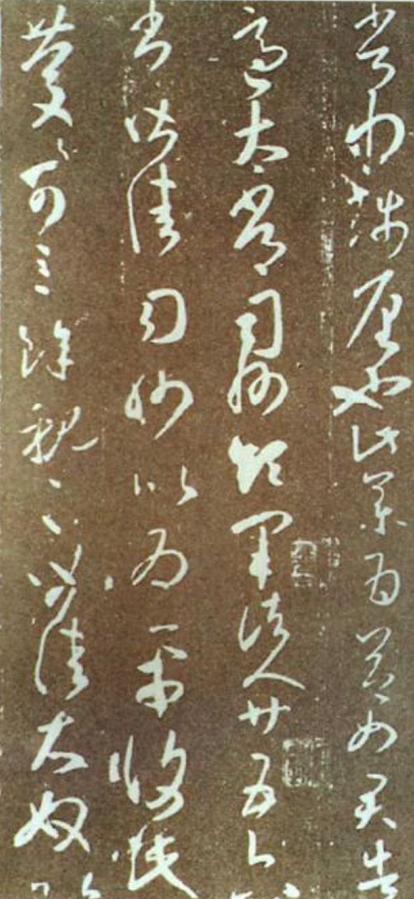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四

三月
庚午
癸未

起洪元年

盡六月

三月戊午朔以左監門衛將軍侍其稹爲本衛大將軍庚申以戶部郎中喬維岳爲兩浙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田斌爲冀州防禦使壬戌左神武軍大將軍順州團練使王繼昇卒繼昇冀州阜城人與子昭達同事上於藩邸性質朴謹愿上頗信任之卽位補供奉官累遷軍器庫使會陳洪進獻地泉州賊十餘萬據游洋洞叛命繼昇討平之歸遷左神武將軍領順州刺史知發運使事號爲稱職遷本衛大將軍領團練使至是卒年六十四上頗嗟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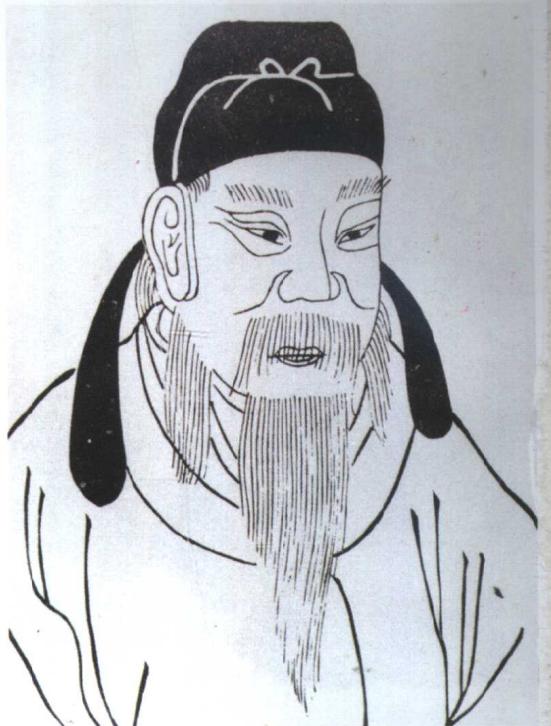
宋太宗书法

金明池，始建于宋太宗时期。宋人张择端绘《金明池争标图》。





太宗朝名相吕蒙正



太宗朝名将潘美



相国寺

宋 太 宗 论^①

(代前言)

宋人每喜言祖宗之法，奉为圭臬。一般以为，“祖”者，太祖也；“宗”者，乃太宗矣。研究宋初历史，论及宋太祖者为数颇多，论及宋太宗者甚少。然而，在宋初历史上，太宗朝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笔者在《从高粱河之败到雍熙北征》^②一文中业已指出，宋代的积贫积弱局面，即开始形成于太宗时期。本文则拟全面考察太宗其人及其在位时期的政治状况。

一 即位前的太宗

太宗初名匡义，赵宋开国，改名光义；即位后，改名炅。他生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十月，死于至道三年（997年）三月，终

① 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② 载《华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

年五十九岁。撇开早夭者不计，太宗兄弟三人而居其中，哥哥即太祖匡胤，弟弟是廷美（原名匡美、光美），俱为杜太后所生。太祖生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廷美生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太宗比太祖小十二岁，而大廷美八岁。后来，在雍熙元年（984年）正月廷美死后，太宗曾说廷美的母亲是自己的乳母陈国夫人耿氏。清代钱大昕指出：“此云乳母耿氏所生者，盖廷美得罪后，造为此言。”说出了事情的底蕴^①。

建隆元年（960年），光义二十二岁，参与陈桥兵变。赵宋皇朝建立后，被擢升为殿前都虞候，领睦州防御使。建隆元年五月，太祖亲征据泽潞反抗的李筠，光义被任为大内都点检，留守京城。八月，领泰宁军节度使。十月，太祖南征据扬州反抗的李重进，光义为大内都部署，仍留守京师。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光义为开封尹，同平章事。

太宗早年的事迹，《宋史》卷四《太宗一》仅记载他年青时多读书，工文业，多艺能，仕周官至供奉官都知。端拱元年（988年）二月，太宗在给儿子元僖等人的手诏中曾说：“朕周显德中，年十六，时江淮未宾，从昭武皇帝（其父弘殷）南征，屯于扬、泰等州。朕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太祖驻兵六合，闻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从周世宗、太祖，下瓦桥关、瀛、莫等州，亦在行阵。洎太祖即位，亲讨李筠、李重进，朕留守帝京，镇抚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权，岁余授开封府。”^② 太宗这里所说的是他二十三岁以前的情况，太祖即位后的事准确无误，但太祖即位前的事则多有舛误。太宗年十六，是后周显德元年（954年）；而周世宗征淮南，赵弘殷从行，在显德三年（956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25；《廿二史考异》卷75，《魏王廷美传》。

^② 《长编》卷29；《宋朝事实》卷3。

年)。太宗年十八，是显德三年；而周世宗下瓦桥关，是显德六年(959年)，当时太宗二十一岁。这是太宗记忆偶误还是造为此言，难以遽定。但是，征淮南、下瓦桥两事，并未载入据《实录》、《国史》成书的《宋史·太宗本纪》，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太宗出身于武将之家，父兄均为大将，从小学习弓马，是有可能的，但太宗青少年时代并无多少可言之事迹，也是确实的。否则，正史中应有详尽记载。

建隆二年光义为开封尹后，直到开宝九年(976年)即位，历时约十六年之久。太宗自己说是：“历十六七年，民间稼穡，君子小人真伪，无不更谙。”^① 深居于开封府中的光义，能够了解多少民情，是令人怀疑的；若说是熟悉了政事，那还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光义利用开封尹的地位，在开封府中广延豪俊，聚集一批幕僚，文武皆备，养成了自己的势力。《玉壶清话》卷七记载，光义“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仆，纵法以结豪俊”。宋初著名文臣陶穀撰《清异录》卷上记载：“本朝以亲王尹开封，谓之判南衙，羽仪散从，灿如图画，京师人叹曰：好一条软绣天街！”台湾学者蒋复璁先生撰有《宋太宗晋邸幕府考》一文^②，考出给事光义幕府的幕僚、军校至少有六十六人。

光义在开封府时，还着意拉拢文武大臣，以扩大影响与势力。《宋史》卷二六〇《田重进传》和《长编》卷一二，开宝四年七月记载，光义曾派人给禁军将领——控鹤指挥使田重进和御史中丞刘温叟送礼，被二人拒绝。由此可以推知，接收礼物的大臣必然更多，只不过不见于史籍罢了。除用送礼拉拢外，用排解纷难的办法交结大臣，也是光义的一种手段。《长编》卷一三记载，开宝五年七月时，仓储不足，太祖切责权判三司楚昭辅，昭辅求

① 《长编》卷 29；《宋朝事实》卷 3。

② 载《大陆杂志》第 30 卷第 3 期，1975 年。

救于光义，光义让幕僚陈从信画策，稟告太祖，太祖从其计而行，为楚昭辅解了围。通过广置党羽，内外交通，光义在开封府时便势力大盛，“威望隆而羽翼成”，为他争夺帝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太祖与光义的关系如何呢？《宋史》卷三《太祖三》载：“太宗尝病亟，帝（太祖）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对近臣言，太宗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明人程敏政在《宋纪受终考》一书中即说：“观太祖于太宗，如灼艾分痛与夫龙行虎步之语，始终无纖芥之隙。”果真如此吗？恐或不然。太祖友爱其弟，尚可置信；所谓龙行虎步之语，则当出于光义或其亲信所虚构；若说太祖与光义“始终无纖芥之隙”，则更属专图美化的无稽之谈。

近代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在《宋太宗继续考实》^①一文中已用事例考证，太祖与光义是有矛盾的。除张先生所引事例外，尚有其他事例可证。《默记》卷下载：

颍上安希武殿直言：……其祖乃安习也。太宗判南衙时，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许岁，诣阙理产业事。太宗悦之，使买之，不可得。习请必置之，遂与银二笏往。习刀截银一二两少块子，不数日，窃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习甚严。南衙遂藏习夫妇于宫中，后至登位才放出，故终为节度留后。其青州女子，终为贤妃者是也。

太祖知道安习为光义窃买女子事，即严捕安习，分明是警告光义，二人之间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开宝九年，太祖曾去西京。在此之前，太祖征李筠、李重进，征北汉，都留光义守东京，独在此次要光义随行，并且到西京洛阳后，打算迁都。太祖迁都的目的，除了避开辽的锋芒外，脱离光义根深基固的东京开封

^① 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8期，1941年。

府，恐怕也是一种因素。光义激烈反对此举，也透露了一点信息。太宗即位后，为显示太祖欲传位于己，当然要大肆宣扬太祖与己友爱，有传位之意。因此，指望太宗时及其后的史籍明确留下光义与太祖关系不和睦的记载，是不可能的。从史籍中透露的蛛丝马迹看，二人有隙，确是事实。

二 太宗与赵普

赵宋皇朝的开国奠基者，实在是太祖与赵普两人。南宋史臣洪迈说：“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臣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① 万历《顺天府志》卷五《功烈》说：“当国事草创，制度周悉，无出其右。”太祖也曾对赵普说：“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② 上述记载，足可反映出赵普在创建赵宋皇朝上的功绩与地位。

由于赵普在太祖朝的地位和权势，光义在太祖朝地位的升迁，乃至光义的即位，都与赵普不无关系；而太宗统治的稳固，也端赖于赵普的襄助。因此，有必要探究一下二人之间的关系。

太祖即位之初，光义与赵普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国老谈苑》卷上记载，建隆元年五月，太祖亲征李筠，赵普通过光义请行，得到太祖同意。《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记载，杜太后“尤爱皇弟光义，然未尝假以颜色，光义每出，辄戒之曰：‘必与赵书

^① 《容斋随笔》卷7《佐命功臣》。

^② 《中兴两朝圣政》卷12，绍兴二年十二月吕颐浩言。又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1。

记(即普)偕行乃可。'仍刻景以待其归,光义不敢违。"。杜太后要光义多与赵普亲近,一来可学习吏道,二来可巩固与提高地位。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两人关系较为密切,时相过从。

建隆二年六月,杜太后死去。七月,光义出任开封尹、同平章事。赵普时任枢密副使。五代时期,继位人一般都封王,任开封尹。光义虽未封王,但其任开封尹,已隐隐有继位人的地位了。然而,光义与赵普的关系,却日渐疏远。乾德二年(964年)赵普独相后“事无大小,尽决于普”^①。光义与赵普,开始了明争暗斗。蒋复璁有《宋太祖时太宗与赵普之政争》^②一文,详细考察了光义与赵普明争暗斗的情况。文中提及《长编》记载的冯瓛贿赂光义幕僚被流放事,光义幕僚宋琪与赵普交好被光义自太祖出知龙州事,光义幕僚姚恕坐法为赵普所诛杀事等,完全可以反映出光义与赵普的激烈争斗。

光义于建隆二年七月为开封尹、同平章事以后,乾德二年六月兼中书令,开宝四年(971年)七月被赐门戟十四支。但是,直到开宝六年(973年)八月赵普罢相时,光义一直未得封王,朝会排班也位在宰相之下。八月壬申(23日)赵普罢相,九月己巳(19日)光义即封晋王,壬申(22日)诏晋王位居宰相上。赵普罢相刚一月,光义即封王,位居宰相上,这不正好反映出,光义不得封王是与赵普有关系吗?赵普抑光义不得封王,实际上是反对光义继位。

《曲洧旧闻》卷一载:“世传太祖将禅位太宗,独赵韩王密有所启。”《丁晋公谈录》载:“太宗嗣位,忽有言曰:‘若还普在中书,朕亦不得此位!’”《玉壶清话》卷三载,窜逐卢多逊于朱崖以后,太宗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这些传闻是否可靠,难以确定,但

① 《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注引《太宗实录》。

② 载《史学汇刊》第5期,1973年。

以之与正史的记载相对照，则可知也并非无稽之谈。

《长编》卷三三载，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赵普死后，太宗曾对近臣说，赵普“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所谓“不足”，史无明言。但能使太宗耿耿于怀，至死不忘，除了继位大事外，还能有什么呢！既曰“众人所知”，则流传朝野，录入小说、笔记，也就不足怪了。《宋史》卷二四四《廷美传》载：“太宗尝以传国之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据此推断，赵普在太祖时曾进言，反对光义继位，言之成理。《宋论》卷二曰：

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逼，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献谋，其事甚秘，卢多逊窥见以擿发之，太祖不忍于弟，以遵母志，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

所谓“母志”云云，乃指“金匮之盟”，后文将论述，此不赘。然《长编》卷一四载，赵普罢相就镇时，曾上章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实属欲盖弥彰。虽或此章真伪大有疑问，仍可反映出，赵普的罢相，主要原因固然是专权太过，直接因素则是参预定议大计，与太祖之成谋不合，且受人（卢多逊？）攻击。赵普罢相后，卢多逊升任参知政事，光义则封王、位在宰相上，基本确立了继位人的地位。

赵普“富有时才，精通治道，经事霸府，历岁滋深”^①。他救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于将戮之时，罢符彦卿典兵成命于已颁之后，都是人所难为之事。因此，赵普在宋初不仅权倾中外，而且为佐命诸将所敬畏，其地位和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太祖既不采纳他关于继位问题的意见，便不能再留他在朝为相，否则，光义仍无法继位。试看太宗去世后，宰相吕端在立真宗问题上的决

^① 《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范质奏疏语。

定性作用，便可明了此点。^① 况且，吕端的权势、地位、影响和才干等均远不及赵普。

太宗即位后，对赵普仍有猜疑之心。他即位不到一个月，就罢了赵普领支郡之权；赵普到京朝见，太宗又罢其使相，以太子少保留京。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普从平太原，覃赏不及。“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以致从者皆去，唯余王继英一人。^② 后来，赵普通过密奏的形式，提出了“金匮之盟”，为太宗继位找到了合法的根据，赵普与太宗的关系才得以缓解，遂再度出任宰相。此后，太宗虽则表面上对赵普尊宠有加，实际上是猜忌防备的。赵普对太宗，也是处处提防。他小心谨慎，“家向中指撝审细，字画谨严”；雍熙年间，赵普在外为使相，遣夫人朝太宗，留子承宗侍卫京师^③，都是要去太宗之疑。太宗朝，赵普虽也两度为相，但总共不过四年，没有多大作为。

总而言之，太宗与赵普的关系，初则密切，继而争斗，终至若即若离地互相利用，到赵普死时仍有隔阂。太宗因在明争暗斗中战胜了赵普而确立了实际继位人的地位，又因赵普的帮助而稳固了统治，但二人始终是互相猜疑和戒备的。

三 太宗之继位

开宝九年十月，太祖猝然死去，年仅五十岁。作为皇弟的光义，时任晋王兼开封尹，继承了皇位。

^① 参见拙文《吕端与宋初的黄老思想》，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② 《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宋史》卷268《王继英传》。

^③ 《东观余论》卷下。

关于太祖之死和太宗继位，有“烛影斧声”和“金匮之盟”两大疑案，引起后人的争执、猜测，其真相今天已经难以完全搞清楚了。^① 太宗继位的两大疑案，对于太宗和真宗时期的政治，乃至整个北宋及南宋初期的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在谈到太宗时，不能不剖析这两大疑案。

关于太祖之死，《宋史》卷三《太祖三》的记载十分简单，只有“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一句。《长编》卷一七的记载比较详细，是综合了《湘山野录》、《涑水记闻》等书而录入的。现录于下：

十月壬子（19日），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截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癸丑（20日），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德玄者，荣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它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官。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① 近人论两案的文章有：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载《史学季刊》第1卷第2期；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均1940年；邓广铭《宋太祖太宗授受辨》，载《真理杂志》第1卷第2期，1944年；等等。

甲寅(21日),太宗即位,群臣谒见万岁殿之东楹。

正是《长编》记载的传世,使“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的说法广为流传。从《长编》的记载,可以看出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太祖是猝死的。开宝九年正月至十月,每个月都有太祖出行的记载,甚至远到洛阳,可见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在现存史籍中,直到十月十九日,都没有太祖生病和大臣入视问疾的记载,而二十日太祖却死去了,死得很突然。日本学者荒木敏夫,推断太祖是由于饮酒过度,而在一夜之间猝死的。^① 太祖喜饮酒,这是事实,但早在建隆二年(961年)闰三月,他就对近臣说:“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② 说明他对饮酒已有所节制,从而不大可能死于饮酒过度。

其二,太祖死时,没有传位遗诏。马韶陈符瑞言晋王利见之辰事,晋王亲信梦神人语晋王已即位事,静南节度使宋渥言白龙出现事,都反映了晋王光义在为继位的合法化从神的方面寻找帮助。张荫麟说:“此类事通常只见于两朝嬗递之际。使太宗之继承而有名正言顺之法令根据,则此类事岂非画蛇添足,而烦伪造也?”^③ 宋后命王继恩召德芳,也反映出太祖因猝死而无遗诏。今见于《宋大诏全集》卷7和《宋会要辑稿》礼二九之一的所谓“太祖遗诏”,显属事后伪造。

其三,光义预知太祖之死。十九日晚太祖召光义饮酒,二十日清晨光义即派程德玄预先在府门前等候内侍召人,说明光义已知太祖必死于二十日晨。

^① 《宋太祖酒癖考》,载日本《史林》38之5,参见日本《宋代研究文献提要》69条。

^② 《长编》卷2。

^③ 《宋太宗继统考实》,载《文史杂志》1卷8期,1941年。